

雪域遺珍—— 院藏清代三大呼畢勒罕進貢法器

■ 賴依縵

本院藏有三十多組黃教格魯派（Gelug）高僧大德進獻藏傳法器，其中二十組件明確紀錄為歷輩達賴、班禪、章嘉等活佛所貢，過半原藏養心殿，彌足珍貴，配合本院在南北院區推出的「呼畢勒罕——清代活佛文物大展」，特撰文以饗大眾。





圖1 | 明 金剛鈴杵 二、三、五輩達賴喇嘛手執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雜000712、000713

明朝末年西藏黃教格魯派將佛教傳播到蒙古、青海、康區等地，因此滿清龍興之初即以興黃教籠絡藏傳佛教高僧，懷柔蒙古部族。清廷透過敕封該派呼圖克圖，分掌蒙藏地區政教事務，以達賴、班禪、章嘉與哲布尊丹巴四大活佛，安定前、後藏與內、外蒙古民心。

清代沿襲前代朝覲年班制度，外藩王公定期納貢，以示臣屬，而每次覲見必蒙豐厚賞賚，亦見朝廷對統治菁英的加意籠絡。朝覲制度以元旦慶典朝儀「年班」最重要，所貢之物亦有定制，蒙古地區歲貢「無過羊酒」（《大清會典》，卷65），即是以湯羊、乳酒等農牧產品為主。¹ 西藏地區所進有「壽帕，銅佛，舍利，珊瑚、琥珀數珠，藏香，氍毹之屬。」（《大清會典則例》，卷142）除此之外，

在覲見、賀壽、謝恩時亦會致禮，本文所論達賴、班禪、章嘉三大活佛進獻法器，不外乎上述場合所貢。

達賴喇嘛一系進貢文物

宗喀巴弟子根敦珠巴（Gedun Drupa, 1391-1474）與克主傑（Kedrup Je, 1385-1438）分別被追認為第一世達賴喇嘛與第一世班禪喇嘛，為西藏最重要的兩支格魯派活佛世系。「達賴」為蒙語，意指大海，為蒙古俺答汗（Altan Khan, 1507-1582）贈予三世達賴索南嘉措（Sonam Gyatsho, 1543-1588）頭銜，本院即藏有其曾使用過的珍貴金剛鈴、杵及手鼓（圖1、2），二者常用於藏傳佛教法會，在檔案中常被視為一套或一份法器。黃教高僧所進法器多附鞞皮盒貼清宮滿、蒙、藏、漢四體



圖2 明 噶布拉手鼓 二、三、五輩達賴喇嘛手執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雜001937

字籤述明來歷，此二組法器亦不例外，白籤註記為布達拉宮密藏供奉二世達賴根敦嘉措（Gendun Gyatsho, 1475-1542）、三世索南嘉措及五世阿旺洛桑嘉措（Ngawang Lobsang Gyatsho, 1617-1682）手內常執，據信為經歷輩祖師加持而有不可思議加持力（圖3）；更提及其為「噶爾馬時成造」（藏文：Karmagan ཀར་མག་），為藏人視為明朝初年皇帝餽贈五世噶瑪巴（Karmapa）之珍貴古物。²

金剛杵與金剛鈴分別象徵佛法真理與空性智慧，為佛教密宗——即「金剛乘」，最具代表性的一對法器。此件金剛鈴柄部佛母臉型豐潤，以寶瓶為基座，鈴身肩部鑄有藏文八供養天女種子字蓮紋，鈴身以金剛杵、寶相花等裝飾。此套鈴杵鈷部鋒刃切面爽利，銅質精良，比例優美，佛母開臉與永樂、宣德朝鈴相似，被理解為明初明廷賞賜法器，



圖3 明 金剛鈴杵 二、三、五輩達賴喇嘛手執白籤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雜000712

並無扞格。手鼓，梵文為 Damaru，清宮依藏文音譯為「札嘛嚕」；此種雙面鼓常以顛骨製作，提醒生死無常的生命本質；腰部常以金屬或織品箍匝，拴球擊鼓。此只鼓面繪紺地泥金持寶穿花五爪龍，間飾雜寶，鑲金腰箍鑲天青色松石，並繫裝飾華麗的緝米珠飄帶。此類怒目炯炯，遒勁有力龍紋可見於明初青花瓷；但是鼓面紋飾近乎滿飾，濃淡陰影相當有立體感，即使為明廷所做，亦頗具異國風情。三世章嘉若必多吉（Rolpe Dorje, 1717-1786）傳記載當國師從藏返京時，七世達賴格桑嘉措（Kelzang Gyatsho, 1708-1757）將「五世達賴畫像……手鈴、手鼓等一套法器」³相贈，或即指此兩組一套文物，其後再由三世章嘉贈與乾隆皇帝亦未可知。

除此之外，此批法器中，進獻年代最早，相當具有歷史意義的是順治九年（1652），

五世達賴入京進獻皇帝之曼達盤。（圖4）曼達盤象徵供養盈滿宇宙最上珍寶予本尊、上師。金質曼達盤鑲松石色澤勻淨、磨切工整，壇城周壁鑿刻八吉祥、五妙供等紋飾。細緻繁密的金屬工藝與珊瑚、松石等半寶石之質材與磨切均屬上乘，代表喜馬拉雅山地區最高的工藝成就，也可見五世達賴之用心。

另有手鼓白籤紀錄為達賴所進，青綠色鼓面描金平塗一大朵蓮，紋飾疏朗，相當簡省與形式化，多見於乾隆朝末期以後文物。（圖5）淺黃色織帶腰箍及五色織帶與院藏嘉慶九年（1805）濟隴呼圖克圖進獻手鼓雷同，透露此件手鼓與十九世紀上半葉文物近似，或應為九世達賴隆朵嘉措（Lungtok Gyatsho, 1806-1815）或十世達賴楚臣嘉措（Tsultrim Gyatsho, 1816-1837）進獻。上述文物皆原藏養心殿。



圖4 | 清 順治9年 金嵌松石珊瑚壇城 五世達賴喇嘛進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雜000535



圖5 | 晚清 噶布拉手鼓 達賴喇嘛進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雜000983

藏傳佛教時在佛龕前陳設具有吉祥寓意的法器，院藏象徵法輪常轉銅鑲金法輪一只（圖6），座底內黏黃籤：「達賴喇嘛恭請聖安，呈進金法輪一個。」此類前述年班應進上貢，常與其他同類文物打成一包收貯，此件亦同；根據包中不同年代之黃籤等資訊推斷，金輪所收年代可為同治五年（1866），時十二世達賴喇嘛成烈嘉措（Trinle Gyatsho, 1857-1875）已坐床七年，金輪應是其按例遣使入貢之禮。⁴另有金剛鈴、杵，其鞞皮盒白籤紀錄：「達賴喇嘛恭進鈴杵。」磨泐嚴重，難斷年代，但仍可見其五鈎外形較橢圓，形式化摩羯魚比例較小，為十八世紀常見風格。以上為達賴一系所進。



圖6 | 清 金鑲松石輪 十二世達賴喇嘛進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雜001846

班禪一系進獻文物

「班禪」為「大班智達（Great Paṇḍita）」之意，「班智達」為梵文 Paṇḍita「智者」音譯，乃蒙古固始汗（Gushi Khan, 1582-1654）贈予第四世羅桑秋吉嘉參（Losang Chokyi Gyaltshan, 1570-1659）尊稱。康熙在五十二年（1713）敕封五世班禪喇嘛為「班禪額爾得

尼」，賜金印、金冊，確定其宗教地位；雍正六年（1728）年又劃分其後藏轄區，與達賴喇嘛同為政教領袖。

有金剛鈴、杵及噶布拉手鼓二組文物之鞞皮盒白籤皆述明為「班臣厄尔德尼」恭進。（圖7、8）金剛鈴、杵磨泐嚴重，從風格而言，最晚鑄造年代應不晚於十八世紀。手鼓



圖7 | 清 金剛鈴杵與白籤 班臣厄爾德尼進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雜000573、000574



圖8 | 清 噶布拉手鼓 班臣厄爾德尼進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雜000986



圖9 南亞 銀胎內填瑠瑯嵌寶蓋罐 清乾隆45年六世班禪喇嘛進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琺000800



圖10 清 噶布拉數珠 乾隆45年六世班禪喇嘛進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雜000579

兩面鼓面雖破裂，但原藏養心殿，可見其受重視程度。鼓面仍可見石青地描金穿花龍，昂首往上擺尾，供養裝滿寶珠供盤，繪製講究。本院白籤以「班『臣厄尔』德尼」紀錄班禪名號，透露進貢時間或在康熙五十二年頒賜金印前。⁵ 兩套文物白籤註記一致，又為鈴杵與手鼓，或亦是以一套法器呈進清宮，此際在五世羅桑益喜（Lobsang Yeshe, 1663-1737）活動時代。

乾隆四十五年（1780）皇帝七十誕辰，六世班禪巴丹益喜（Palden Yeshe, 1738-1780）因此赴熱河為皇帝頌壽，院藏有三件法器為此行所獻，皆原藏養心殿。〈鑲金銀胎內填瑠瑯嵌寶蓋罐〉，裝有八成滿仍散發幽香之藏紅花（圖9），為八月二日在熱河皇帝賜國書後之回禮。當年班禪禮單相關紀錄僅有「藏紅花一匣」，此罐應為其容器一併入貢。蓋罐填清亮綠瑠瑯，器表滿飾嵌紅寶石花卉，具有濃厚南亞風格。另有色澤勻淨百一十顆噶布拉數珠，為五日後皇帝大壽之日所進。九月班禪抵京，在香山、雍和宮等地說法，十月二十七日赴紫禁城寧壽宮為皇帝說法，另贈一掛顏色更為溫潤，有硃砂遺痕柱狀噶布拉數珠（圖10），每顆珠間各襯一已鏽蝕生出藍色粉末之圓形金屬墊片。三天後班禪出痘圓寂，乾隆悲痛萬分；朝廷賜賚，及在京王公及各蒙邊地供養，不下數十萬金，隨班禪遺體回藏。



圖 11 清 迦葉佛舍利、嘎烏 乾隆60年七世班禪喇嘛進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雜001871、001872

另有舍利供奉於九成金嵌松石寶相花小金盒（圖 11），為乾隆六十年（1796）七世班禪丹貝尼瑪（Dainbai Nyima, 1782-1853）所進，黃籤紀錄為早於釋迦牟尼佛一世之過去佛迦葉佛（Kaśyapa）珍貴舍利。此類金盒又稱嘎烏（Ga'u）或佛鍋，藏人常用於供奉佛造像、舍利等聖物穿繩隨身配戴。以上為後藏政治領袖班禪一系所進。

章嘉一系進獻文物

章嘉（Changkya）國師為清代漠南（內蒙）、安多（甘青藏區）與北京地區位階最高的格魯派活佛。此系出身青海佑寧寺，藏名「郭隆彌勒洲」 「Gönlung Jampa Ling ཀོང་ལུང་



圖 12 明末 金剛鈴杵 歷輩章嘉呼圖克圖手執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雜000978、000979

ལྷན་པ་ལྷོང་」。二世章嘉阿旺羅桑卻丹（Ngawang Lobzang Choden, 1642-1714）康熙年間受封為灌頂普善廣慈大國師，為清朝唯一的國師。此系進有章嘉呼圖克圖「輩輩手內常執」金剛鈴杵（圖 12）及噶布拉手鼓（圖 13），鞞



圖 13 | 明末 噶布拉手鼓 歷輩章嘉呼圖克圖手執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雜000980

皮盒白籤註記二者皆為「永寧寺廟內密藏供奉」。過去認為「永寧寺」即為佑寧寺，但是其對應之清宮白籤藏文為「ཡང་ནིང་མི་ལྷི་ལི་」即「永寧寺」音譯，因此應指北京暢春園內之永寧寺。康熙帝常駐蹕暢春園，直至乾隆年間，永寧寺仍是皇帝定期活動、地位特殊的京城藏傳佛教寺院，二世章嘉為永寧寺第一任住持；章嘉活佛在京駐錫之所嵩祝寺建成前，永寧寺或是此系在京主要駐地，此寺所供章嘉歷輩手執法器，應指其早期之轉世活佛。

此組法器有別於本文所述其他鈴杵，五鈷皆呈三角狀，脇鈷並非銳利鋒刃，呈扁平條狀，身色亦因長久持用而鑲金褪色；雖然亦稱「噶爾馬時成造」並原藏養心殿，但是無論銅質或做工皆較粗率。而噶巴拉頭骨色澤潤澤泛黃，鼓面一繪烈焰熊熊法輪、一繪放火光三瓣寶珠；腰部飾捻金線織品束腰，

與藏地所進不同。此系一世札巴俄色（Drakpa Ozer, 1578?-1641）活動時期可追溯到十七世紀上半葉，鈴杵、手鼓製作年代至遲或在此際。

乾隆朝時期，佑寧寺僧眾曾多次請求三世章嘉回安多，乾隆十三年（1748）終獲准歸故里；行前為求青海地區寺院，免受貪官需索破壞，請皇帝頒賜塔爾寺、佑寧寺等寺御匾。院藏有乾枯褐色樹皮數片及花朵、枝葉，每片樹皮隱約可見藏文種子字，共貯木胎漆盒（圖 14），白籤書：「乾隆十四年，章嘉胡土克圖欽奉上諭，自阿穆多地方梵宗寺，恭請大聖宗喀巴降生時，割臍滴血處自然生成，有番唵等字樣大利益白檀香樹皮花葉。」即此樹葉、樹皮，來自格魯派創始者宗喀巴臍帶滴血處生長的白旃檀樹，此地後建成塔爾寺，在今青海湟中，乾隆十四年（1749）御賜寺名為「梵宗寺」。進獻之聖樹樹皮、枝葉，



圖 14 | 清 乾隆14年 青海白檀木顯字枝葉 三世章嘉呼圖克圖進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雜000560



圖 15 | 清中期 金剛鈴杵 章嘉呼圖克圖進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雜000706



圖 16 清中期 噶布拉手鼓 章嘉呼圖克圖進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雜000571

應是三世章嘉主持賜御匾後攜回京城贈與皇帝之禮。

一套金剛鈴、杵（圖 15）鞞皮盒白籤：「章嘉胡土克圖呈進大利益銅鈴杵。」金剛鈴柄部佛母精緻秀氣，鈴身正面脇鈷、佛母寶冠中瓣、佛母鼻樑、寶瓶細葉片以及鑄成八稜的柄部中稜都在一垂直線上，傳達出工整端莊之感，也透露不同部位的造型與佈局，都經過精密思考。鑄造精良，紋飾細膩，或為知識淵博，精於圖像的三世章嘉督造。

另有兩只噶布拉手鼓，鼓面皆繪石青地描金龍紋，皆有白籤註明為章嘉呼圖克圖所進。一只鼓面龍紋（圖 16）與乾隆五十八年（1793）玉質手鼓鼓面穿花龍相當近似，

製作年代應與十八世紀末葉之乾隆朝末年相差不遠，或為三世或四世耶喜西丹畢堅贊（Yeshe Tenpe Gyaltshan, 1787-1846）所進。另一只手鼓鼓面龍紋似蟒，龍首、身軀結組及雲紋繪製都更趨簡單，甚或不合邏輯，應是模本經多次轉寫，工匠無法合理判斷圖像結構的時代所做，為十九世紀以降較合理，為四世章嘉晚年或其後轉世所進。

另有章嘉一系進獻菩提念珠兩串。素雅潔淨鳳眼菩提念珠一掛拴黃籤紀錄為乾隆元年未收，章嘉胡圖克圖所進。另有菩提子念珠（圖 17）拴黃籤：「章嘉呼圖克圖圓寂，呈進念珠一串。」另一張黃籤述明為「光緒十四年九月二十一日收」。六輩章嘉呼圖克



圖 17 | 清 菩提子念珠 光緒14年六世章嘉呼圖克圖進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雜007712



圖羅藏丹森講索（Lozang Tendzin Gyaltshan, 1878-1888）圓寂於光緒十四年（1888），正符合此籤記錄之年代與事件。此盤略為泛黃的菩提珠，過去清宮黃籤紀錄為噶布拉骨質。確實，年班所定進貢之數珠為珊瑚、蜜蠟等半寶石類，無經濟價值之菩提子、白檀等材質數珠，一般不會入貢宮廷；目前所見此類非半寶石數珠多為圓寂之呼圖克圖贈與皇帝留念，光緒十四年所收此掛亦不例外。而前述鳳眼菩提數珠或為章嘉二世生前持念，三世章嘉將其贈予初即位之乾隆。以上為章嘉一系所進獻。



圖 18 | 明 金剛鈴杵 濟囉呼圖克圖世世功課所持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雜000707、000708

小結

綜上所述，院藏有達賴一系所進二、三、五輩達賴手執金剛鈴杵、手鼓，五世所進金曼達盤以及應為九世或十世進手鼓、十二世進金輪及某輩達賴所進金剛鈴杵共六組件。班禪一系則有六世進內填瑠璃嵌寶蓋罐、兩掛嚙布拉數珠，七世進舍利附佛鍋以及或為五世貢金剛鈴杵、手鼓六組件。章嘉一系則進獻有歷輩章嘉手執鈴杵、手鼓，三世進獻聖樹皮花葉、鳳眼菩提數珠，六世進菩提念珠，以及或為三世進鈴杵及十八世紀末、十九世紀此系所進兩只手鼓等八組件法器。

本院院藏罕見達賴、章嘉一系早期轉世手執鈴杵與手鼓一套法器，本院另藏有曾任西藏攝政濟隆呼圖克圖一系之「世世功課所持大利益鈴杵。」原亦藏養心殿（圖 18）；⁶ 透露清宮或有意蒐羅此類各世系具有歷史珍稀性的文物。除此之外尚有見證重大歷史事件之五世達賴順治九年進京、六世班禪乾隆四十五年賀皇帝壽辰所貢法器。此二十組貢物進獻年代從順治至光緒朝，貫穿有清一代，為黃教三大呼畢勒罕與清廷交流的珍貴見證。

作者任職於本院教育展資處

註釋

1. 何新華，《清代貢物制度研究》（上海：社會科學文獻，2012），頁 56-60。
2. 五世為德新謝巴（Deshin Shekpa, 1340-1415）；「Karma gan」相關討論請見東噶·洛桑赤列（དང་དཀར་ལྗོངས་ལེན་པོ་ལཱ་ལོ་མོ་ལོ་མོ་），《東噶大辭典（དང་དཀར་ལྗོངས་ལེན་པོ་ལཱ་ལོ་མོ་ལོ་མོ་）》（北京：中國藏學出版社，2002），頁 25、26。永樂年間明廷亦曾賜黃教宗喀巴（ཙོང་ཁ་པ་）及其弟子法器，見陳楠，《關於明成祖遣使召宗喀巴史事補證》，《中國藏學》，69 期（2005），頁 36；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校勘，《明實錄》（臺北：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，1966），頁 1981、2162。
3. （清）土觀·洛桑卻吉尼瑪著，陳慶英、馬連龍譯，《章嘉國師若必多吉傳》（臺北：全佛文化，2004），頁 193。
4. 賴依縵，《清代藏傳佛教高僧大德入貢法器考》，《故宮學術季刊》，34 卷 3 期（2017 春），頁 68-69、86。
5. 「額爾得（德）尼」為滿語珍寶之意，不少王公貴族有此名，以「厄尔得（德）尼」此種音譯轉寫人名絕大多數見於康熙朝，其後罕見，並且與前述康熙敕封金印不符。
6. 此系始於第四輩阿旺曲吉堅贊（Ngawang Chokyi Gyaltshan, 1537-1604），前三輩皆為追認，第一輩可追溯至明初巴索曲吉堅贊（Baso Chokyi Gyaltshan, 1402-1473）。此套鈴杵不似清代作品；鑲金雖已斑駁，但與泛白銅胎輝映，相當搶眼，有部分鑲金（parcel-gilt）效果。此類應是含錫量較高的泛白銅鈴杵，管見並不多，另一件類似銅質與技法之藏系金剛杵，年代訂為十四世紀，見 Nathalie Bazin, *Rituels Tibétains: Visions Secrètes du Ve Dalai Lama* (Paris: Editions de la Reunion des Musées Nationaux, 2002), 136；從風格與世系而言，此套鈴杵可為明代作品。